

Novel is the Book of Life

Le roman est un livre de la vie

小說是生活之書

Zhang Lili

張黎黎

Received 20 February 2007; accepted 8 May 2007

Abstract: “The novel is the one bright book of life” is Lawrence’s basic view about novel. “Life” here means man should feel everything with intuition, and to be a whole man. This idea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me main themes of Lawrence’s novels, such as opposition against pure spiritual love, dehumanization, blood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Life, Dehumanization, blood consciousness

Résumé: « Le roman est le seul livre de la vie splendide », voilà la conception du roman fondamentale de Lawrence. La « vie » signifie que l’on doit se comprendre par l’instinct et se développer complètement. Cette idée se lie étroitement avec les thèmes de ses romans, qui sont contre l’amour platonique, l’aliénation de l’homme et la conscience sanguine.

Mots-clés: vie, aliénation, sanguin

摘要: “小說是唯一光彩奪目的生活之書”是勞倫斯基本的小說觀。“生活”意味著人要憑直覺去感知，去全面發展自己。這一思想同其小說中反對純精神型的戀愛、人的異化和血性意識等主題緊密相連。

關鍵詞: 生活；異化；血性

戴·赫·勞倫斯是英國文學史上一位多產的偉大作家，給後世留下了諸多文學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戲劇、散文、遊記和不少的文論及書信，其中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當數他的小說。因此，研究勞倫斯應該首先研究他的小說。而要讀懂勞倫斯的小說，應該首先研究探討他的小說觀，把握其創作的指導思想。勞倫斯沒有專門論述小說理論的大部頭著作，但在其一些文論、作品前言和書信中都談到了小說創作。這些論述盡管分散龐雜，沒有形成理論體系，然而，細細揣摩，仍能從中理出一些頭緒來。

在勞倫斯的眾多文章中，影響最大的要數《小說為何重要》一文，而其中又數這句話流傳最廣：“小說是唯一光彩奪目的生活之書。”這句話是其小說觀的基本點，他所有的論述都由此演化而來。在勞倫斯看來，小說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它能提供全部生活，而“除了生活之外，沒有任何東西是重要的”。所說的生活包含兩層意思。

其一，要由人的身體器官去感受生活，而不是僅僅依賴理智或精神。他尤其反對把精神置於物質之上的宗教觀和哲學觀。他說：“如果你是位牧師，你會談論天上的靈魂。如果你是位小說家，你會知道天堂就在你的手心，就在你的鼻尖上，因為它們都是活生生的。無論你描繪的天堂多麼美好，都比不上活生生的物和活生生的人。天堂屬於來世，但我對任何來世的事都不感興趣。如果你是哲學家，你會談論永恆，以及無所不知的純粹的精神。然而如果你撿起一本小說來讀，你會明白永恆只是肉身之壺——假如把人的肉身比作水壺的話——上面的手柄而已；至於知識，如果我把手指伸入火中，我就會對燃燒產生切身的體會，而所謂的涅槃僅僅是一種猜測而已。”這段話表明了他對物質和精神的基本態度，顯然，他的小說觀帶有濃重的唯物主義色彩，這一思想在其作品中也有體現，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對純精神型的戀愛。《兒子和情人》中米麗安

與保羅戀愛，每當保羅有肉體沖動時，她總是試圖把保羅引向精神境界，使他的欲火慢慢熄滅。當她意識到會失去保羅時，沒有反思自己，只是責怪保羅粗俗的肉體欲求。當她橫下心決定把貞操獻給保羅時，卻並不認為是愛的結果，而是對上帝的犧牲，是為了留住保羅：“她躺在那裏，仿佛作為犧牲品把自己奉獻出來，目光像一隻等待被宰殺作祭品的動物一樣”，面對這一幕，保羅“停住了，他的血頓時涼了。”這段青梅竹馬的愛情就這樣結束。米麗安屬於“精神型”的女人，她是所謂文明社會的淑女，神態嫺靜，語言優雅，姿態端莊，但卻壓抑生命的本能欲望，使精神與本能產生尖銳的沖突，最終虛耗了生命。勞倫斯認為只有肉體的生命才是有“感覺和感情的生命”，而心靈只能在肉體感知的基礎上逐漸認識。因此，背離了肉體，由訓練有素的頭腦臆想出來的心靈感受，即使再強烈也是虛偽的。雖然勞倫斯並不贊成純肉欲的兩性關係，但他強調性愛在兩性關係中的重要地位，這對揭露英國虛偽的性倫理有重要的意義。

其次，生活意味著人的全面發展。勞倫斯認為真正的人是活生生的全人，而不是朝一方面發展的畸形人，因此他強調整體大於部分的思想：“我是一個活生生的全人，我大於我的靈魂，大於我的精神，大於我的身體，大於我的思想，大於我的意識，大於任何是我的某個部分的東西。”這裏的“我”是指抽象的理想的我。與此相對的是其作品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人的“異化”。在勞倫斯看來，工業文明、倫理道德、傳統宗教等都在壓抑著人性，使人變得畸形。在小說《虹》中，作者寫道：“那個驕傲的、魔鬼般的煤礦，她的輪子在空中閃著光，旁邊躺著不成形狀、肮髒一片的城鎮。鎮子是一堆肮髒的附屬品，礦井才是主角，是一切存在的理由。這是多麼可怕！裏面竟有一種可怕的迷戀——人的軀體與生活屈從於煤礦這個機械魔鬼的奴役！”機器替代了原先存在於手工生產中富有創造性的勞動，使人類失去了各種自然、樸實、具有人情味的藝術性思維。豐富的想像被機械的運動壓抑，人失去了思想，成了機器的奴隸、生產的工具。在勞倫斯眼中，人被異化為物，成為機器的附屬品。《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的克裏福德集中體現了其作品中描寫的一係列為文明異化了的人的特徵，可以說克裏福德是在社會道德和工業文明壓抑下產生的怪

物的總代表。為了服從社會道德與責任，他首先成了戰爭的犧牲品，失去了下半身，喪失了性能力，成了廢人；作為一個推行大機器生產的資本家，他又是一個冷酷無情的“工具”，他暴虐地轄制著他的莊園、礦工；陳腐的社會道德又禁錮著他的心靈，使他成了一個沒有人性的虛偽自私的舊道德的維護者。他以世俗的道德——婚姻的責任和宗教的禁欲，壓制、束縛著康妮。他無恥地對康妮說，只要她能為他生個孩子做繼承人，不管與誰發生關係都無所謂，但是這個男人必須是上等人，而且要康妮繼續與其維持夫妻關係。克裏福德就是這樣維護著虛偽的道德，褻瀆著純潔的愛情，理所當然地想把康妮異化成自己的附屬品、生育工具，絲毫不考慮康妮的感情和人格。克裏福德實質上已將人性泯滅成為動物性，勞倫斯說“他純粹是我們文明的產物，但也是人類死亡的象徵。克裏福德的癱瘓是一種象徵，象徵著今日大多數和他一樣的人和他那個階級的人在情感和激情深處的癱瘓。”作者通過對克裏福德的描寫，揭露了工業革命和陳腐的道德對人性的壓抑和異化。人沒有了鮮活的靈感與氣息，沒有了活力，沒有了生活的歡樂與希望，剩下的只有沉悶、死氣。這樣的人就是被異化了的畸形人，是“咀嚼著晚餐的屍體”，是“到處走動著的死人”。

“Life”在英語中有兩個意思：一是“生活”，二是“生命”。從以上分析可看出勞倫斯的心目中的“life”還包括生命之意。但他所說的“生命”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而是指“人”。勞倫斯在文中指出“我只能在活生生的東西中才能找到生命。大寫的生命只能是活生生的人。”即有生命的人就是活生生的人。那麼，什麼樣的人才是“活生生”的？在勞倫斯看來只有遵從“直覺”和“本能”，有“血性”的人才是活生生的人。他在給柯林斯的信中寫到：“我最大的宗教就是對血和肉體的信仰，我認為這些比思想更有智慧，我們的思想有可能是錯的，但血所感受到的，所信賴的，所指示我們去做的，是永遠不會錯的……我所要做的是響應血的呼喚，直截了當的響應，毫不攙雜頭腦道德或其他什麼無聊的幹擾。”在勞倫斯看來，血是聯係人的感情和理智的紐帶，最能代表本質的人。憑借“血性”，人就可以真正意識到他人和世界的存在，從而表現生命力的勃發。實質上，“血性意

識”就是推崇人的本能，反對過分的理性。在其小說中，凡是被理性左右的愛情或家庭都是不幸的。《白孔雀》中，萊蒂得到父親的一筆遺產後變得乖張任性、目中無人。儘管她愛喬治，但因為他只是個貧窮的農民，她還是“理智”地選擇了自己不愛、卻有地位的煤礦公司老闆的少爺萊斯利，從而造成了三個人的悲劇。喬治在失戀的痛苦中掙紮，天天以酒麻醉自己，小說結尾時，正當壯年的他已重病纏身，成了行屍走肉。而婚後的萊蒂不得不遵從當時的道德規範，雖然物質生活優裕，卻失去了自我，常常感到精神空虛和心智貧乏。萊斯利則由於缺乏男子漢的生命力而被萊蒂厭惡，他不但沒有得到萊蒂的愛，還被她控制。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和倫理道德決定了萊蒂等人的愛情婚姻觀，也導致了他們的悲劇。

勞倫斯作品中人的異化和血性意識是一脈相承的。在勞倫斯看來，被工業文明、道德宗教充斥的世界是“瘋狂混亂的”，所以“我們需要某種指引”，以免被異化，從而成為活生生的、全面發展的人。而能起到這一作用的不是哲學和宗教，也不是科學，甚至不是詩歌，而是小說，並且是偉大的小說：“讓我們向小說學習。在小說中，人物若非真正活著就一錢不值……要活著，要做一個活人，做一個活生生的完人，這才是關鍵。在這一點上，最優秀的小說能夠幫助你，而且其效果遠在任何其他幫助之上。小說能幫你避免成為行屍走肉。”勞倫斯認為小說的特長在於它能夠幫助人全面發展，因此其重要性超過了其他任何書籍：“作為小說家，我認為自己比聖人、科學家、哲學家和詩人都優越，因為他們只是把握了活人不同部分的大師，而從未把握人的全體。”勞倫斯的這一觀點是注重小說用途思想的延續。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英國正統文人曾將小說貶低為“低級體裁”。19世紀中後時期，許多作家開始為小說正名。他們主要強調小說的道德教誨功能。其中有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論，如“小說是當今思想的唯一載體。”因為小說形式靈活，你可以用小說做任何事情，可以借此調查生活的每一個領域，也可以借此探索思想的每一個角落，因此成了“根治苦難人類的種種疾病的唯一萬靈藥”。勞倫斯生活和創作時期處於19世紀末到一戰結束後的十多年。此時的英國，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的弊端也充分暴露。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不但使田園牧歌式的生活

一去不復返，而且嚴重地異化了原本純潔自然的人性，使人淪為工業文明的犧牲品。同時，資產階級為了維護統治，也炮製出一系列符合自身利益的倫理道德標準，而這些虛偽的倫理道德也極大地壓抑扭曲了人性。作為一個敏感有責任感的作家，勞倫斯試圖尋找能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他認為“只有通過調整男女之間的關係，使性變得自由和健康，英國才能從目前的萎靡不振中掙脫出來”。然而，要想使自己的思想為社會所瞭解、接受，進而影響改變社會，就必須尋找合適的手段和工具。勞倫斯找到的就是“根治苦難人類種種疾病的唯一萬靈藥”——小說。

勞倫斯關於小說和生活的關係的觀點與我們提倡的生活是藝術的源泉的觀點不謀而合。掌握勞倫斯的小說觀對理解欣賞和研究其作品至關重要，瞭解了他的這些觀點就等於找到了研究其作品的一條捷徑。然而勞倫斯關於小說重要性的觀點卻不無偏激之處，他在為小說重要性辯護的同時，過分貶低了哲學自然科學等的作用，因此必然而且已經招來不少小說領域之外人士的非議。但總的來說，勞倫斯的觀點之中不乏真知灼見，為小說的存在理由和地位起到了吶喊助威的作用。

參考文獻

- [1] 勞倫斯. 小說何以重要. 勞倫斯文藝隨筆. 桂林: 灑江出版社, 1991.
- [2] 勞倫斯. 致厄內斯特·柯林斯. 勞倫斯書信選. 哈爾濱: 北方文藝出版社, 1988.
- [3] 勞倫斯. 致麥克勞德. 勞倫斯書信選. 哈爾濱: 北方文藝出版社, 1988.
- [4] 勞倫斯. 兒子和情人. 何煥群 阿良譯. 廣州: 花城出版社, 1986.
- [5] 勞倫斯. 虹. 蔡春露等譯. 武漢: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2.
- [6] 勞倫斯. 查太萊夫人的情人. 饒述一譯.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7] 張建佳. 蔣家國論勞倫斯小說的性倫理. 外國文學研究, 湖北武漢 2006. 1.
- [8] 朱毅強. 哲學化的血性意識. 廣東潮州: 韓山師範學院學報, 2000. 3.
- [9] 殷企平, 高奮, 童燕萍. 英國小說批評史.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1.

作者簡介:

Zhang Lili (張黎黎), 女, 河南南陽人, 中國, 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研究生, 主攻英語語言文學方向。
通訊地址: 中國湖北省武漢市, 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 2005 級英語語言文學研究生, 430079。